

臺灣文獻叢刊第四二種

海南雜著

蔡廷蘭

弁言

「海南雜著」是蔡君廷蘭所撰。因為他是澎湖人，所以我們把他的著作收入「臺灣文獻叢刊」。這部書的分量雖少，內容却很有價值；可說是清道光間關於越南風土民情的一部實地調查錄。

蔡君之撰此書，完全是出於偶然的機會。原來他在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年）秋間由廈門渡海回澎湖，被風飄到越南；次年初夏，纔由陸路回到福建。因而把他在越南所見所聞的事情，按日記載下來而成此書。正因為是他親身所歷的事情，所以寫得非常生動，教人讀了饒有親切之感。

書中所述，雖多為越南之事，似與臺灣無關，然而也有幾點相同之處。一則居住在越南各地的「唐人」，和臺灣一樣的都是從閩、粵移植過去的；所以蔡君在越，到處遇到鄉親、聽到鄉音，更從他們的口中知道許多越南的習俗。一則越南的鄉村景色，頗與臺灣相像，蔡君記其初從海口往廣義省途中所見云：『大路兩旁植波羅密，枝葉交橫，繁陰滿地。遠望平疇千頃，禾稻油油。人家四圍修竹，多甘蔗、檳榔，風景絕類臺灣』。加以越南和中國有二千多年的歷史關係，所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很深；蔡君在越，還看到幾處和中國有關的古蹟、聽到幾個和中國有關的傳說。就是越南的政教風俗，也有許

多和中國相同。無怪蔡君到處都受到越南地方官的懇勸招待；又無怪蔡君撰述此書，字裏行間，處處流露着親切之感。

此書原爲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的刻本。因爲卷首幾頁殘缺了，不知刊於何年；連周凱所撰的序文，也是從「內自訟齋文集」抄補起來的。原刊本間有錯字，標點之時都順便校正了。

書末，並據「澎湖廳志」收入蔡君一些詩文及其傳與著述書目，作爲附錄。（百吉）

周序

蔡生廷蘭，澎湖士也。道光十二年壬辰春，余以興泉永道奉檄賑澎湖，生袖詩來謁，述風災小民饑苦狀，余和之。生請受業，因其名字之曰香祖，授以前人讀書法。

澎湖，臺灣府屬大海中之一島，地斥鹵，不宜禾稼，薯芋雜糧生焉。民習漁，以海爲業。無學校，額設生員四名，隸府學。生以島無藏書可讀，就郡力學，試高等，爲廩膳生。鄉試渡海，次廈門，余常課之玉屏書院。

乙未（道光十五年）秋，試歸，遭颶風，漂泊不知所之。踰年丙申（道光十六年）夏，歸自越南，具道困苦，且致越南使臣念余意（壬辰夏，越南使臣工部郎中陳文忠、禮部員外郎高有翼、行人陳文恂送故彰化縣李振青眷來廈門，冬歸國，詩以送之）。余慶其再生，資之歸澎湖。

是秋，調在臺灣，生以所撰「滄溟紀險」、「炎荒紀程」、「越南紀略」來質。余讀其文而異之。一書大海中風雨晦冥、波濤駭異、生死不可測之情狀，而中懷鎮定，惟老母是念；一述越南恭順、雅重天朝文士，與其士大夫相唱和，及所歷山川道路之險夷、城郭宮室倉廩府庫市廛之虛實；一載越南故事，略古詳今，纖悉畢具，以驗其風俗。噫！生此遊可謂奇矣壯矣！顧念生生長窮島寂寞之鄉，縱能力學，見聞寡陋，天豈以跌蕩

其胸臆，開豁其心思耳目，以益其爲文耶？

太史公曰：『余嘗西至崆峒，北過涿鹿，東漸於海，南浮江淮矣』；故其文淹博踔厲而詭奇，後世莫能及。士君子遊歷所至，何地不當究心山川人物有關經濟？凡可以供憑眺、資考證者，皆學也。生既至絕域矣，其有所記載固宜。抑越南、南越也，昔陸賈至其地得多金而返；生失路窮遺，而於辭受間惟謹，視陸賈又何如哉！今以生選拔貢於朝，其以是爲行卷，質之當代鉅公，必有能賞之者。

蘇子由曰：『於山、見嵩華之高，於水、見黃河之大，仰觀宮闕、見天下之壯麗』；生其遊焉，還視越南蔑如也，則所以益其爲文者當更無窮也。

富陽周凱仲禮撰。

劉序

東坡居儋耳詩：『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茲遊奇絕冠平生』；故其文章之雄傑，以海外諸作壓卷。然儋耳隸廣東瓊州府，遠陟蘇波，在宋時初闢爲南唐，今則士大夫舟楫之所停集，遊乎此者未足稱奇絕矣。

夫不履天下之奇險，不能得宇宙之壯觀。澎湖蔡生廷蘭，礪介節，富文學。余歲、科兩試，皆取冠其曹。不幸，屢舉輒報罷。道光乙未秋試後，廈門渡洋，猝遇暴風，昏暝浮十晝夜抵越南。越南王由陸路齎送，逾年夏始歸。吾閱其所著『滄溟紀險』，颺颺迅發於島嶼之間，潮水騰沸，浪高如山，舟桅折舵傾，沉而復起，匍匐叫號神明，以求須臾之命，不覺驚且嘆，謂天何危生至此。繼閱其『炎荒紀程』，國王雅重儒術，其國文武大小吏員皆曰：『不圖今日得見天朝文士』！所至燕飲無虛日，醉後必索詩，能者亦酬和疊韻；及臨別，握手零涕，並謂『天涯南北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』。不覺歎且喜，謂天既危生，遐方之人何愛生至此。終閱其『越南紀略』，越南、古越裳氏，歷秦、漢、唐、宋、元、明與中國分合治亂，府州縣衛之沿革，山川谿谷之高深，鳥獸草木之怪特，禮樂冠裳之異宜，風俗人情之變殊，二十七史外夷傳之所不載，纖悉具備；而生猶自名曰『紀略』，不覺喜且愕，愕且服生實善承天之危、克致人之愛。茲記當與東坡海

外文章並傳，洵乎「九死不恨、生平奇絕」之遊也。

雖然，吾更有以進生。夫神志定，乃可以處非常之事；見聞博，斯能以究萬物之情。有孚心亨，則習坎獲吉；篤敬忠信，自蠻貊可行。生固非終身舉而不遇者，其介節果亦能始終如東坡乎？吾於生之茲遊望之矣。是爲序。

時道光十六年，歲次丙申，孟秋之月既望，陝西按察使司前臺澎兵備道友生劉鴻翱次白氏撰。

題詞一

蔣懌荃（鏞）司馬夫子

文章未遇屈秋闈，海舶犇騰颶母飛。天水浮沉旬夜迴，烟雲杳渺一風回（棄桅後被西北風壓下，幸轉東北，得收安南，否則直犯落滌）。南收荒島波濤險，北望家山定省違。往返梯航將萬里，奚囊攜得錦囊歸。

取道歸程出桂林，鷺門安抵喜傳音。倚閭得慰萱幃望，愛土能孚藻鑑心（廈門周觀察、臺灣劉廉訪二憲均器重盼望之）。回首烟波驚甫定，怡情桑梓戀應深。長風巨浪鵬搏遠，履險爲夷卜大任。

題詞二

許蔭坪（德樹）廣文夫子

驚濤亂濺老萊衣，九死難忘奉養違。心似卷施身似葉，天留舜草報春暉。
茱萸汛口進銅盤，萬里風檣客子單。喜煞越裳諸父老，扶藜來看漢衣冠。
蘇和聲裏嶺彎環，乞得羈身百粵還。掇取乾坤草盈袖，幾人生度鬼門關！
對客揮毫慷慨吟，香山名已遍雞林。而今不寫閒風月，一首新詩一餅金。

海南雜著目錄

滄溟紀險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炎荒紀程……………（五）

越南紀略……………（三）

海南雜著

澎湖蔡廷蘭香祖撰

一 滄溟紀險

道光乙未秋末，省試南旋。既抵廈門（廈門別號鷺島），值吾師周芸皋觀察壽辰（時任興泉永道，駐節廈門），隨衆稱觴，歡讌累日。遂渡金門（金門嶼在廈門之東），適祖家（余家祖居金門）。由料羅（料羅汛在金門東南）覓舟，將歸澎湖（澎湖），即赴臺灣，計不十日可至也（余是年在臺郡城主講引心書院）。

十月初二日，舟人來促。率家弟廷揚偕從者馳至海濱，見船已拔碇（碇以重木爲之，海舟用以定船），張高篷（即帆也，俗呼篷），且去。遽呼小艇，奮棹追及之。而日色沉西，視東南雲氣縷縷騰海上，變幻蒼靄間，良久始滅。入夜，滿天星斗，烟燦不定。余指爲風徵，勸舟人且緩放洋（大海中汪洋無際處曰洋，有內洋、外洋之稱）。舟主持不可。顧鄰舟三、五，亦漸次離岸。余已暈眩，自投艙中擁被屏息臥，聽其所之。約三更，聞風聲颯颯，船底觸水，浪浪作急響，勢顛簸，殊不可支，猶以爲外洋風浪固然，姑置之。再燃更香以俟（舟以香一炷爲一更，名更香）。復疾駛逾兩炷時，度已踰黑溝（海中有黑水洋，水深而黑，東流急且低，俗謂之黑溝），平明當抵岸。舟行愈急，

浪愈高而颶風作矣。

初，舟人稱西北有黑雲數片，俄而東南四布，馳驟若奔馬，轉瞬間狂飈迅發，海水沸騰，舟傾側欲覆。余身在艙內，左右旋轉，不容坐臥。驚悸中聞舟人呼曰：『東向且迫岸，急轉舵回者！』風烈甚，舵曳水下金膠固（下金在船後水底，用以拴舵者），十餘人擁推之不少動。乃下篷，棄所載貨物，冀船輕得走。天明，四顧迷茫，白浪如山，孤舟出沒波濤間。按驗指南針，猶指巽，已不知何洋也。如是者三日。舟人語曰：『此去幸而暹羅、呂宋，猶有還期；若犯南澳氣、落滌（入溜爲落滌，水特下，一去不返；南澳氣逼入千里石塘、萬里長沙，皆在臺海之南），我輩斷無生理！』乘風色稍定，相與構火作飯，盡一飽。

移時，媽祖旗飄動（天后，我俗皆稱媽祖），風轉東北，叫嘯怒號，訇哮澎湃，飛沫漫空，淋淋作雨下，濕人頂踵，毛骨生寒，衆相視無顏色。忽然一聲巨浪，撼船頭如崩崖墜石，舟沒入水，半瞬始起，櫺蓋木板皆浮（艙面蓋板曰櫺蓋），水傾盆瀉艙底矣。余淹仆，自分必死，家弟手一繩，泣令束腰間，強扶掖出船上，俯伏告天乞命。舟人悉噉啣大慟。余顧謂出海（舟主稱出海）曰：『哭無益，速砍大桅！』桅折墜水中，舟始穩，隨波泛泛若輕鳧。因視水櫃，水將盡；封閉禁勿汲，且晚兩餐取鹹水蒸芋爲食。余焦燥，思水不可得，日啖芋孫半枚，然亦竟忘饑渴。

逾四、五日，見白鳥飛翔，海水轉淡黑色，又漸轉淡藍，料去山不遠。日將下，遙望浮雲中黑痕隱隱一線，粘水不動，大類山形。明晨霧開，則層巒疊嶂，畢陳目前。離船里許，屹立三小嶼，中有草樹青蒼，嶼邊巨石硃礚，狀俱險惡。舟隨潮曲折流入，辨來帆皆甲板（番船名），梭織不絕。熟視大山口有檣桅簇簇，知爲大港，衆皆狂喜，羅跪仰天謝。

午後，微雨數陣，陰雲驟合，風雨交加，上下瘴霧昏迷，群山盡杳，對面不相識。潮流湍急，湧浪滔天，舟前後撞擊，震响如雷，衝突抵暮。約初更，衆慮擱淺，各自爲計。余自問命絕於此，手扳弟，坐俟變。無何，風殺雨止，浪亦就平。探身艙外，則月出東方，黑暗中驟見天光。凝眸諦觀，覺南北山勢環抱，似可寄泊。投鉛鐘試之（鉛鐘以鉛爲之，繫長繩數十丈以試水深淺），水深二、三丈，下皆細沙，遂下棹而安焉。屈指計之，蓋十月十一日夜也。

越宿破曉，見一漁艇過呼問，語不可解，指書「安南」二字。少頃，又一小艇來，中一人能華語，自稱唐人（安南呼中國人曰唐人）；登船，愕曰：『客從中國來耶？不識港道，胡能至此？』衆告以故。搖首咋舌曰：『非神靈默護，胡能爾爾？初到小嶼，卽占畢羅嶼，嶼東西衆流激射，中一港甚窄，船非乘潮不得進，觸石立沉。由西而南，可抵內港，桅篷已滅，逆流不能到也。其東西一帶，至此稱極險，海底皆暗礁、暗線

（海底石曰礁、沙曰線），線長數十里，港道迂迴，老漁尙不稔識，一抵觸，齏粉矣！余聞而益駭。

念家住澎湖大海中，自幼涉滄溟，於今數十度往返，俱順帆安穩無恐怖；間有風波，亦尋常事，未若茲之艱險備歷、萬死一生也。然余聞古人以忠信涉波濤，履險阻如平地；或於驚濤駭浪間，按劍沈璧，怒罵笑談，不動神色。彼其人皆聖賢豪傑，正直之懷，所感通天，亦不忍制其命以留爲斯世用。余自問區區一介，無所短長，雖忠信愚忱亦頗自持，而際此顛危險難，胡能不怖？心忤忤然，展念老母，終焉不孝，尙敢自望生全，亦聽命於天已爾。乃竟不死，以至於斯。不知天將厚造於余，而先使流落遐荒、窮愁拂鬱，因以擴見聞於海外之國，未可知耶？然亦幸矣。

衆方具朝餐，乃大肆飽噉；負曝以坐，濕衣遽乾，啼痕未滌也。急記之。

周芸皋夫子評：寫遭險狀，窮極駭異，各盡其致。末段自寫胸臆，尤可想其人。

海南雜著

澎湖蔡廷蘭香祖撰

炎荒紀程

舟泊越南境，越日爲乙未十月十三日，有兩汛官駕小船來舟側，皆烏縐綢纏頭，穿窄袖黑衣、紅綾袴，赤兩脚（越南官員出入，皆赤脚。衣不分寒暑，冬月猶着輕羅；貴者多用藍、黑二色，纏頭亦然，袴俱紅色），帶通言一人（傳語者號通言），作閩音（詔安人，名沈亮）呼謂舟主曰：『此廣義省思義府菜芹汛守禦官也（一阮文鸞、一阮文利），聞有收風中國船，特來盤驗』。延登舟，啓艙遍視畢，命具失水狀，併持牌照去（國中悉用漢字，其衙門案牘體式與中國略同），囑明日移舟內港，照例貢銅盤爲稟報（凡送人禮物，必置銅盤，戴頭上跪進，謂之貢銅盤）。

次日傍午，見數十蒲帆如飛而至，皆漁艇也。前通言先引數人登舟，或挾柁、或拔棹，令各艇繫一繩船首，就已艇操櫂牽挽；我舟緩緩隨之行。棹歌齊起，咿啞囑于，響答雲水中；鷗鷺翱翔，聞人聲拍拍飛去。薄暮，入內溪。見近山竹樹葱蒨，蒙龍隱隱，數村落起炊烟。須臾抵岸，岸上茆屋十餘間，汛防在焉。守禦官親至沙渚中指揮漁艇，令移泊汛防署前。維舟已定，諸漁艇散去（其國舊例，舟入汛地，守禦官設法防護，於

署前鳴鉦，漁艇蟻集聽差，不敢索工價。夜聞戍鼓寥寥達曙（更鼓徹夜，皆點鼓一聲，不按更數；大官則鳴鐘）。

十五日，偕通言登岸。舟主攜船中物（薑、麵、烟、茶，其國所嗜），假汛中銅盤以獻，余亦附贈筆墨。守禦官喜，延余中楊坐（大小官署皆不置椅棹，堂中設一低牀，南向，尊者所坐；左右各設一牀，東西向，左爲主，右爲賓，從漢制；尙有同牀坐，則尊者在外，卑者以次在內）。急備文書，馳報省堂官（駐省大員稱省堂官，在府者稱府堂官）。因借米一方（約四斗）、錢一貫（鉛錢鑄「明命」年號，以二錢准一銅錢，每貫六百元），辭守禦官歸船。

十六日午後，望岸上昇二輞子至（肩輿號曰輞子），中各坐一人；從數人，執籐條。移時，同守禦官下船。仍喚前通言云：『是省堂官，委來覆驗者』（一布政官未入流書吏陳興智、一按察官未入流書吏阮進統）。按牌照及搭客名數（呼海船中附載之客曰搭客），令各伸左手中指印紋紙上，謂之「點指」。復熟驗艙中無違禁物（鴉片烟及軍器禁最嚴，搜獲以洋匪論決斬）。縱橫量船面丈尺、艙底淺深，造冊備徵稅（若船中無貨物，免徵稅）。出紙筆，各書一紙相問答。約余次日赴省見大官。遂登岸去。

經宿，果乘小船來邀，與舟主俱往。風微水緩，沿溪泛十餘里至岸。日停午，循阡陌間小徑行二、三里，至潞潤市（唐音呼栗萬，有戍兵）。晚宿通言家。五更起，踏月

行。連村柝聲相聞，深巷犬吠如豹，池塘蛙蚓鳴聒不休。約行二十餘里，天已明，飯道旁野店。復行里許，渡一溪，二委員爭以輜子讓余坐，却之，因呼隨兵導余緩步行（官無胥隸，皆以兵給役）。大路寬二丈餘（國中惟一條大路，直通南北），兩旁植波羅密，十步一株，枝葉交橫，繁陰滿地；清風颯颯，襟袖皆涼。遠望平疇千頃，禾稻油油。人家四圍修竹，多甘蕉、檳榔，風景絕類臺灣。道中所過橋，悉編竹爲之，新舊疊蓋十數重，支以橫木，足踏處步步作軟勢。向午，又渡一溪。去溪里許，即廣義省；駐布政官一員、按察官一員、鎮兵官一員（藩、臬二司，人呼布政官、按察官，總兵呼翁官鎮，合稱謂三官堂）。有小城（俗稱虬蒙城），設東、西、北三門，官署、倉庫、營局在城內，居民市肆在城外（凡省郡城內無民舍）。適市，遇唐人（彼國稱中國人曰唐人，或稱天朝人）林遜（同安人），邀至家。

少頃，委員趣見大官。余隨行進城，觀者載道。至署，引入大堂（官署只一間大堂，早晚視事皆在此；屬員、書吏畢聚堂上辦案，散堂則各歸己家）。中坐兩官，通言默告云：一布政官宗室阮公（帛）、一按察官鄧公（金鑑）。因向前一揖。皆起立俯體叉手作答揖狀，指右榻令坐；向通言嚶嚶語，通言不能傳（通言所識，亦尋常市井語，餘多不諳）。大官自書於紙，問籍貫、履歷及遭風情狀。遂詳書始末答之。點首嘆息，似甚矜憐。召福建幫長鄭金（同安人）擇房舍安置（唐人多閩、粵二籍：閩稱福建幫、粵